



【读心】

慢慢走,欣赏啊

□耿艳菊

清早,拿起手机,就看到一件有意思的事,一个几乎从来不发朋友圈的朋友刚发了一条朋友圈,他说:“走着走着,被扯了一下,回头看去,原来是这株美丽的仙草在跟我打招呼。青萝拂行衣。这是咱们的相遇相知。”

朋友还配了图片,正是他被一枝青青的藤蔓扯住衣角的情景。我突然笑起来,这不像朋友会做的事,他何时这样关注起这些他眼里“无意义的事情”了?平常被家人朋友硬拉着去山林中游玩,他的一颗心、一双眼都在手机上,不是打电话,就是在微信上打字谈订单,时时刻刻,如陀螺转个不停。他是那种风风火火的人,他的时间,一分钟要做八分钟的事,才觉得没有浪费。而我正相反,做事总是慢吞吞的,八分钟才可能完成一分钟的事。

平常,我对着一棵树或一朵花欣赏,细细辨别一株草,想要知道草木的名字,他若看见,就会很不屑地笑我,有时忍不住了还劝我多做点正事,说:你有这闲工夫,不如多读书、多去写,文章才会越写越好。看看草木就不是正事了吗?我起初也争辩几句,说自然是一本大书,看花看草,看云看山看水,也是在读书呢。后来,我们就都沉默了,他是不想浪费力气和宝贵的时间,说再多,他不认可我的道理,我也不认可他的生活理念。

不由得再去读了一遍朋友的这条朋友圈,发现他竟引用了一句美丽的诗句“青萝拂行衣”,更让我惊讶了,他这样的人,还有闲情读诗?再看藤蔓牵住衣角的照片,诗句引用得如此贴切,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那恬静的气息。如果不是朋友的那段说明文字,我不相信这是他拍下的照片。在我看来,能拍下这可爱有趣的一幕,首先是懂得欣赏大自然的美,并深深明白大自然对我们心灵的安抚作用,而且脚步是缓慢的、从容的,这样才会有闲情、闲心注意到生活中那些细微而又美妙的风景。

我想起朱光潜先生曾

提到的阿尔卑斯山谷中提醒游人欣赏路旁景物的“慢慢走,欣赏啊”标语牌,于是就把这句话发给了朋友。发完,准备给他打个电话,谁知他倒先打来了。

我没开口问,他就先笑起来,说他知道我要说啥,他要先告诉我一件稀奇事。前段时间,他晚上总是睡不着,忽然想起读书时有一段时间压力大,心烦气躁,也总是睡不着,有个同学送了本古诗词给他,他每晚睡前读一会儿古诗词,没想到心慢慢地就静了下来。时隔二十多年,当他在现实生活中忙得焦头烂额,又一次在古诗词里找到了心灵的宁静。心静了,不想那些世俗的烦心事,自然就睡得着了。

朋友感慨说,人生难免遇到不如意的事,古人真聪明啊,喜欢寄情山水草木,与自然为友。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,这世上的一草一木,原来它们的存在都是有深意的。

我本要笑他,但想到他以前眼里“无意义的事情”已成为生活中很有深意的存在了,不由得联想起前天读书时看到的一段话:“小说如何克服其方法论构造的问题,仍然要回到文学命中注定的基本元素,也就是语言上来,就像绘画的问题归根结底要讲求色彩和光线。”

一个人的一生不也是一部小说吗?方法、技巧、结构很重要,但最重要、最基本的仍是语言。如何把自己这部小说的语言修炼得生动、隽永、耐读、耐品,这是一生的功课。

像《红楼梦》这样经典的小说,开头就已写下了结局,但我们依然会饶有兴致地年年翻开看,只因为书中有令我们一再品读、欣赏的美。支撑小说的看似是严谨的结构、宏大的主题,实际上,一些看起来无用的细节描写才是令小说生动丰盈的关键。

漫漫人生路,看着漫长,其实如同小说的结尾一样,早已定好了的。人生的快乐和意义不是急吼吼地往前跑,而是气定神闲欣赏路上风景的时候所体验到的。“青萝拂行衣”的言外之意,正是“慢慢走,欣赏啊”。

【浮生】

一个人回家

□高绪丽

我喜欢在头天晚上着手准备第二天早饭需要的食材,时间一长,喜欢便成为习惯。把磨豆浆的豆子提前拣好洗净,把需要煎的鸡蛋挨个儿摆到灶台前的瓷白空盘里,这些不算事儿的小事,却能够让时间变得有条不紊。我还喜欢在做早饭的间隙小跑去孩子的卧室,俯下身小声喊他起床。餐桌前,我会第一个吃完早饭,再去简单打扮,只是不想让自己上班迟到。

起初,我以为这又是所有工作日里不起眼的一天,没想到早上6点钟的一条信息打破原有的沉寂:全体放假一天。曾经也有过类似突然放假的情况,不多,但印象深刻。曾经的我会为这难得的假期满心欢喜,跑去商场,最后抱几件凭一时冲动购买、日后又不常穿的衣服回到家中。现在的我已经过了那个冲动的年纪,如果可以自己说了算,我会选择一个人回家。

回家,回到爸爸妈妈的身旁。其实,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很快击败接下来的无数个其他念头。“我有多久没有独自回去了?”当成为一个妻子、一个妈妈之后,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围绕这两个身份转圈,即便偶尔回去几趟,要么是过节,要么是拖家带口。我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守在父母身旁好好听他们讲话了,没有人打断,没有人轻易从他们身边牵走我的视线,好好听他们聊家常?我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,又常常无从回答。

是晴秋,又恰逢刚开海,活蹦乱跳的海鱼带着海水的浓腥被渔人从筐里“哗啦啦”全部倒在地上。突然跌落在坚硬的空地上,那些鱼儿显然很不适应,它们极力扭动尾巴,同时溅起雪白的水花,从那些水花里面映出来的天蓝、云白,以及浓浓的、沉甸甸的秋意,让我为这周遭的生动心存感激。我从卖鱼的老板手里接过鱼,回去路上先打电话给母亲。母亲开始很纳闷我为何在工作日回去,当知道我是一个人的时候,她再三跟我确定我只是单纯想回家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后,才故作轻松,嘱我路上开慢点儿。

我把车窗玻璃摇下来,把车载音乐调到最大声,或许是工作日的缘故,路上的来往车辆很少,而我的车速也不快,正好方便欣赏周边的风景。道路两旁数不清的青瓦房,不远处绵延的青翠山脉,看似拥有这个季节几十年如一日不变的模样,只有我清楚,这条回乡路乃至它的每一处

风景,随着岁月更迭,都会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不可复制的印痕。

一个人回家,起初的确有些不适应,但现在我开始觉得各有所妙。听说菜园里的小白菜苗又长大了,我要去看,父亲闻言,提上篮子陪我一起去。路过大伯家的菜园,里面开满韭菜花,父亲一脸神秘地告诉我:“我今早才腌了韭菜花,你回去时带些尝尝。”我一脸吃惊地望着他,父亲有些不自在了,“我才跟人学的。你们爱吃豆腐,听说蘸着它好吃。”我眼睛盯着前方,大步跟在父亲一侧,“好,到时我带上。”父亲闻言,明显轻松起来。

从菜园回来,经过别人的菜园,那片小白菜苗明显与旁边其他家的不一样,虽说叶片更宽大一些,但都蔫蔫地趴在地上。我有些纳闷,父亲却一目了然。他说,这些白菜苗的根部有虫子了,早上和晚上看不出来异样,一到中午太阳毒的时候,它们就像被抽去筋骨似的只能趴在地上。它们的根部有了虫子,就无法在阳光底下站起来。我听后,若有所思。

午饭是用大锅做的鱼锅粑粩。鱼在锅底的油汤里咕嘟咕嘟冒着香气,母亲双手团着和好的玉米面,眼睛打量着前方,然后“啪”一声把玉米饼子甩到离鱼汤很近的位置。随着玉米饼子越甩越勤,父亲抓起一大把玉米瓢添进灶里,得空还指挥母亲甩玉米饼子时可以离鱼汤再近一些,我在一旁忙着拍视频发到“我家”群里,三人各得其乐。

三个人的餐桌也不拥挤。吃完饭后,母亲不像以往那样忙去刷碗,而是同我们坐在一起聊些家常,东家的孙女今年考上了警察学院,西家的小儿子上个月结婚,客桌太多,是从外面请厨师来做的……遇到母亲讲漏的地方,父亲会及时补充。我听得认真,他们也讲得很有耐心。忽然,母亲起身往另一个房间走去,回来时手里端着个旧饭盒,走到我跟前时还特意掀开饭盒盖让我闻,“瞧瞧,这是你爸爸做的,还挺好吃,回去时给你带着哈!”我笑着仰躺在热乎乎的土炕上,外面已经秋意沁凉,而我全身瞬间被温暖包围。那一刻,天知道我有多么庆幸,在这个难得的假期里选择了自己回家。

看来,我也免不了时间一长就恋家的俗套,可是,我喜欢我的懦弱,喜欢太阳晒完床单的味道、草的气息、蛭蛭藏在锅灶后大声唱着歌……

(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)

【世相】

同学群里的“旧教室”

□朱明坤

老班长建微信群那晚,手机在枕边响了一宿。群名“高一二班永不散”,点开一看,二十多年前的面孔,顶着五花八门的网名,裹着天南海北的腔调,哗啦啦涌出来。“王大头”在新疆晒葡萄干,“李眼镜”在深圳挤地铁,“孙猴子”在老家开了个小卖部。手指划过那些头像,仿佛推开当年那扇掉漆的教室门,粉笔灰混着汗味,劈头盖脸地扑过来。

这同学群,活脱脱就是当年课间的翻版。大清早,王胖子准时发养生经:“生姜泡脚,百病全消。”李静紧跟着甩出带娃崩溃表情包:“辅导作业,命不久矣!”孙猴子冷不丁抛个冰窖级冷笑话,冻得群内鸦雀无声,片刻后又被满屏的“菜刀”表情追杀。插科打诨、鸡零狗碎,活像当年课桌底下飞快传递的纸条,带着人间的热乎气。

去年寒冬夜,群突然静了。老班副张建军贴出张住院单,白纸黑字戳着个“癌”字。群里瞬间死寂,片刻,头像挨个儿亮起来。老班长带头转钱:“给建军买口热乎的。”李静发来长语音,嗓子发紧:“我认识省城的肿瘤专家,号码发你,明儿就约!”孙猴子破天荒没发段子:“兄弟,当年通宵补作业都熬过来了,眼前这点坎儿算啥?挺住!”屏幕被一句句乡音熨烫着,像当年晚自习停电那晚,大家凑的几支蜡烛挤出的那团微弱而坚韧的光。

那日,听说教语文的“老夫子”退休后迷上了广场舞,群里笑炸了锅。老班长上传一张模糊的抓拍照——昏黄路灯下,一个略显佝偻的背影,正对着广场大屏幕笨拙地抬腿扭腰。那背影印在手机屏上,却让群里久久无声。病床上的建军发来哭脸:“当年他没收我的《笑傲江湖》时,可没这么慈祥!”大家笑着笑着,眼眶莫名发酸。不知谁提议,凑钱给老师买个跳舞用的便携音响。三天后,群里晒出一张快递单截图,收件人是“老夫子”的本名,收件地址是当年我们曾无数次溜进去偷摘枇杷的老师家属院。恍惚间,仿佛又看见讲台上粉笔灰簌簌落下之中的身影,看见他念我们作文时镜片后一闪而过的笑意。

同学群里的这方“旧教室”,成了中年江湖的避风港。白天各自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披荆斩棘,带着一身疲惫沉入夜色。点开同学群,王胖子烤焦的韭菜合子在冒热气,建军发来嘶哑的语音:“哥几个,今天又扛过一关!”孙猴子咋呼:“下月我儿娶媳妇,都回来喝喜酒!路费自理,酒水管够!”字里行间,还是当年抢饭盆的劲儿。这里没有精致摆拍,只有赤膊相见的真心,就像回到当年挤成沙丁鱼罐头的宿舍,汗味混着泡面味儿,反倒催出最沉的瞌睡。

群消息闪烁,像当年晚自习教室那排总也关不掉的日光灯管。我们散作满天星,被生活的潮水推向不同岸滩,可总有一根无形的线,拴着最初出发的小码头。老班长偶尔深夜喊大伙:“都睡了吗?”底下常跟着一串秒回:“在呢。”“刚下班。”“刷手机。”无需多言,只这几个字,便足以确认,纵然漂泊半生,我们这群离散的鸟,终有一处虚拟却温暖的巢,安放共同的来路。它提醒每个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的中年人,你非孤岛。